

础。她把儿子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和精神上爱恋的对象,沉溺于对儿子的情爱,并进而企图占有儿子的全部情感。在她的眼中,儿子变成了她的情人。她羞答答地打扮好,与儿子一同笑盈盈地出游。当外科医疗器械厂老板托马斯·乔丹约见保罗时,莫雷尔太太和他一起去诺丁汉,“娘儿俩走在车站街上,体会到情人一起出外历险时的那种兴奋心情”;平时她会因儿子不在身边而感到莫名的烦躁,也会因儿子与其他姑娘在一起而产生怨恨。为了击退密丽安的进攻,永远地占有儿子,母亲对保罗说:“我从未——保罗,你知道吗——我从未有过丈夫。真的,从未有过。”保罗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头发,吻着她的头颈。“我不爱她,妈妈。”保罗柔声地说。他低下头来,难过地将脸埋在母亲的肩上。母亲长久地热烈地吻着他。”这样,她把儿子从情敌手中夺了回来,儿子将继续代替她的丈夫来安慰她。母亲病危时,保罗取代了父亲的位置精心地照料她。此时母亲回首往事,感到最幸福的并不是她与丈夫在一起热恋的日子,而是与儿子一块出游的时刻。

莫雷尔太太的“畸形母爱”是女性特有的深层的情感心理需求的反映。在女性的深层意识中,她们需要有可以依靠的东西,尤其是对异性的依恋。这正是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提出的爱与归属的需要。人们对此需要极为迫切,会为达到目的而不遗余力,会把它看得高于世界上任何东西。莫雷尔太太正是在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而导致变态心理的。对于失去了情爱依恋的莫雷尔太太来说,她对爱与归属的需要就尤为强烈,只有把儿子当作情人,她才能获得本能中对异性的爱的饥渴的替代性满足。女性本能的渴望和性爱的冲动,使莫雷尔太太的母爱逐渐转化为情爱,从而得到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

(二)自我实现的需要

莫雷尔太太出身于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当她嫁给莫雷尔先生后并没有放弃过中产阶级生活的想法,她自认为高人一等,是个“正派人”,很高傲,瞧不起矿工阶层,她跟“左邻右舍的那些女人都没什么来往”,婚后不久莫雷尔太太就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不已,于是她设法改变她的丈夫,希望他能够讲道德,信宗教。她不能满足于他稍有长进,而是要求他一步登天,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他受不了——他简直被逼得要发疯了”正因为她竭力要他超过自己力之所及,引起了莫雷尔先生的反感,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当莫雷尔太太发现她无法通过改变丈夫而过上流社会的生活,在对丈夫彻底地失望之后,她将理想寄托在了儿子们身上。她决意不让他们成为矿工。“为了不让儿子受到他们父亲的影响,她顽强地同丈夫的粗俗和野蛮相抗衡。为了改变矿工的孩子只能成为矿工的命运,她坚持不懈地同贫穷做斗争,执意让儿子接受高等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儿子挤身上流社会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儿子是她实现个人理想的工具。”她首选了大儿子威廉,在他身上倾注了无尽的关爱,以至于在威廉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自拔。经历丧子之痛的莫雷尔太太在二儿子保罗的一场大病中忽然意识到了死去的终究已死去,她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活着的儿子身上。于是,保罗代替威廉,成为了母亲的精神支柱,成了她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

莫雷尔太太为了儿子能进入上流社会,过上体面的生活,她竭尽所能。尽管贫穷,她坚持给儿子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当威廉去伦敦工作时,虽然她十分不愿意他离开,但是却从心底为威廉能找到一个年薪一百二十磅的工作而感到骄傲。在威廉身上她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他在伦敦会有出息的。他简直像是她的骑士,佩带着代表

她的纹章上战场”。

莫雷尔太太在保罗身上也倾注了同样的热情与期望。“他穿上威廉生前的夜礼服出去吃过几顿饭。每回他母亲都又得意又欢喜,心里很踏实。如今他可出头了。……看上去虽不见得特别像位绅士,可是她认为他确实出落得一表人材”。“她真诚地要他跻身中产阶级,她知道这事不很难。她要他娶上个名门淑女。”她希望他会另爱上一个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姑娘。“她多么盼望他会爱上一个配做他伴侣的姑娘啊——知书达礼,身强体壮”。当保罗爱上密丽安时,她百般阻挠;当保罗与克拉拉在一起时,她虽未表现出像对密丽安时那样的敌意,但也是非常不情愿,不原意儿子与她结婚。这固然是由于她对儿子的深深眷恋,不愿意把儿子让给别的女人,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两个女人都不能给保罗带来任何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可能通过婚姻使他进入中产阶级。

由此可见,莫雷尔太太对儿子的畸形母爱不仅仅是由于家庭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和心理因素。莫雷尔太太的痛苦同当时所处的工业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他们的生活是社会底层的一个缩影,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揭露。

参考文献:

[1][2][3][4](美)马斯洛 马斯洛的人本哲学 成明编译 九州出版社 2003年10月。

[6][7][9-16](美)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4月。

[5][8]张涛试论《儿子与情人》中的“恋子情结”与“恋母情结”外国文学研究,1998,4。

[12]梅进丽 从《儿子与情人》中看母亲形象及其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咸宁学院学报 2006年4月。

《廊桥遗梦》中的 《圣经》原型

——浪漫爱情对传统道德的回归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高振凤 毛刚

摘要:用原型批评理论来分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廊桥遗梦》是一个传统研究很少采用的视角。小说中多处《圣经》原型人物、原型场景、原型象征与联想赋予了这段情爱奇遇以浪漫色彩,使整个故事表现出对传统道德的回归,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原型批评;《圣经》原型;浪漫爱情;宿命;传统道德

美国当代小说《廊桥遗梦》(“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讲述了一段构建于家庭社会道德规范的浪漫爱情:摄影师罗伯特·金凯(Robert Kincaid)与家庭主妇弗朗西丝卡·约翰逊(Francesca Johnson)随缘而遇,在古老的廊桥上,四天时间里得到了“一生只出现一次的真爱”,但是由于道德、责任的理性压力,最终遵从传统道德规范而放弃了爱情。整个故事中多处《圣经》原形的再现赋予了这段情爱奇遇以浪漫色彩;最终对浪漫爱情与传统道德规范这一矛盾的处理进一步渲染了这段浪漫爱情的宿命意味,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

原型批评理论认为,原型作为某一民族长期的文化积淀

“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包含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并对作家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在西方国家,“基督教文化扮演着西方文化灵魂的角色。”^[1]《桥》的作者罗伯特·詹姆斯·沃勒也是深受到《圣经》这一精神遗产的浸染,以至于《桥》的“男女主人公本身就是基督教信徒”^[2],作品中有多处《圣经》原型的再现。原型批评的目标之一就是不仅发现作品中“原型的自我显现”^[3],而且揭示出原型背后隐藏的作者的意图所在。本文就将从“原型的一般表现形式:原型人物 (archetypal characters), 原型场景 (archetypal situations), 原型象征与联想 (archetypal symbols and associations)”^[4]这三方面来分析《桥》中的《圣经》原型,揭示浪漫爱情对传统道德的回归。

一、原型人物

亚当、夏娃——天赐天成的浪漫爱人据《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夏娃偷吃禁果,又让始祖亚当也吃下这果,使得人类背负原罪。在这个故事中,亚当的特征是质朴率真,夏娃则表现出两点:一是她自身容易走上邪恶之路,是“堕落”的终极象征;二是她对男性富有影响力,又是“诱惑”的象征。《桥》的女主人公弗朗西丝卡是在乏味平淡的乡村生活中对“少女时代的梦”仍心存幻想的家庭主妇,男主人公罗伯特是浪迹天涯孑然一身的摄影师。一九六五年八月的一天,到麦迪逊县拍摄廊桥的罗伯特因为问路,来到了独自在家的弗朗西丝卡家门口。弗朗西丝卡见到罗伯特的第一眼就被他那“质朴的、原始的”巨大精神魔力所吸引,感觉他仿佛就是那个生活在“物种起源之前的世界里”的人类始祖亚当。这个宿命式的心灵感应使得弗朗西丝卡见面“不到五分钟”就堕落而爱上这个现代版的亚当。

罗伯特第一次打量弗朗西丝卡时注意到她“有足以吸引他的东西”,但正如淳朴率真的亚当,罗伯特意识到“她结婚了”,并没有太多非分之想。但“诱惑者”夏娃第二天晚上再次邀请亚当来家吃饭,穿上下午特意买的粉红连衣裙,精心打扮了一番,使得亚当被她的美惊呆,再也禁不住诱惑,坦白到“上帝呀,我们在相爱呀!”《创世纪》中夏娃出现时,上帝说人用一生去寻找另一半是人生的常规。罗伯特与弗朗西丝卡就是这样一对天赐天成的浪漫爱人,“在神的意旨安排下,你我全部的年华和几生几世都一直在向彼此行进”,“有一种无意识的注定的缘分在轻快地吟唱,保证我们一定会走到一起。”

圣母玛利亚、耶稣——舍己真爱的化身从整部《圣经》的发展来看,夏娃不止是“堕落”、“诱惑”的化身,又是“一位中介的母亲形象,她经历了罪与赎罪的轮回过程”^[5];耶稣是第二名亚当,要求恢复亚当所失去的伊甸园。四天后弗朗西丝卡的家人从展览会上就要回来,这对恋人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桥》中他们所处的是美国动荡的六十年代,那时性解放,性自由冲击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弗朗西丝卡仍然选择了克制激情,放弃远走高飞而承担家庭责任。人们从女主人公无私的舍己精神、崇高的母爱感、强烈的家庭社会责任感上清晰地看到了优秀传统观念的回归,看到了“美德的典范、妇女的楷模”^[6]圣母玛利亚的崇高和伟大。男主人公本来可以要求心上人伴其远走天涯,但他认为“爱就是尊重”,宁愿舍弃自己的幸福而保全他人的家庭,这种无私的爱使人想起为救赎世人而遭受磨难的耶稣。作为圣母玛利亚、耶稣的化身,男女主人公赋予爱足够的尊重,以舍己坚守着情爱的圣洁和崇高。

二、原型场景

与其塑造的人物相应,《桥》中描写了诸多《圣经》原型场景,使小说充满了浪漫的活力和情缘宿命的奇异光彩。首先是伊甸园场景。《圣经》一开始就描写到伊甸园里有悦人耳目的花草树木,还有始而享受天伦之乐的亚当和夏娃。就我们现在所

知,“此禁树就被认为是苹果树,因为在中世纪只有一种拉丁文《圣经》,拉丁文‘malum’有邪恶和苹果两个意思”^[7],亚当夏娃“由于吃错了树上的果子而实际获得的,是一种基于性冲动的道德压抑感”^[8]。《桥》中男女主人公聊到诗句“月亮的银苹果/太阳的金苹果”时觉得相见恨晚,第二天晚上就发生了性行为。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人亲密接触,鲜花、啤酒、香水、音乐、舞蹈、烛光营造着爱意的氛围,这个偏僻而美丽的麦迪逊县乡村无异于亚当夏娃追逐嬉闹的伊甸园。

其次是耶稣受难场景。弗朗西丝卡的家人回来的前一天“他带她到一家豪华饭店吃午饭”,饭桌上罗伯特“意识到这种生活正在逝去”,却还是“在餐桌上握着她的手,以他特有的方式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这一情景多像“最后的晚餐”一幕:“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13:1)就像耶稣预言的受难必将降临,“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约翰福音》19:17)走向刑场,第二天早上罗伯特戴着“背面写有弗朗西丝卡名字,正面就是一个及其巨大的基督教十字架的小圆牌”,痛心离开爱人。

接下来是神圣洗礼场景。基督教传统中,“施洗礼时,受洗的人被象征性地淹没在旧世界,而醒来时已到达彼岸的新世界。”^[9]在与弗朗西丝卡分手后的几天里,罗伯特仍在城里等待她是否会回心转意跟他走。有一天弗朗西丝卡与丈夫进城购物。这一天本来就“天很阴沉,霪雨,薄雾”。购物完,弗朗西丝卡发现了不远处车里的罗伯特,这时“霪雨,薄雾”变成“雨更大,雾更浓了”,她依旧坚守家庭和责任,看着罗伯特的车在雨雾中渐渐消失。洗礼“一方面象征着洗去原罪的污浊,一方面又象征着即将开始的精神上的新生。”^[10]男女主人公的选择是一种克制、牺牲和崇高,这是道德与责任的胜利,也是他们爱情的深化、精神上的新生,两人精神合一、情爱永存。

三、原型象征与联想

“这是一个整体的隐喻世界,其中每一个事物都暗指其它的事物。”^[11]《圣经》原型象征与联想在《桥》中随处可见,“路”、“光”、“桥”的象征意义尤为显著,它们暗示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相爱、相别无不是冥冥注定。

路——相遇之路、曲折之路、救赎之路

《圣经》中最著名的路是那条指引民众离开埃及的非凡的公路,在穿越红海后是长时期颠沛的流浪;男女主人公正是因为问路而相遇,并且走上了一条有悖传统道德的“歧路邪道”^[12],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之旅。后来《以赛亚书》(11:16)中有一断话,预示了延伸这条非凡的路,把迷路的以色列人从亚叙带回来,所以最终这条路象征着一切救赎之路,“沿着一条路或一个方向走,直至到达《诗篇》中以羊群为象征的洁白的境地”^[13];男女主人公正是带着对四天的美好回忆度过了余生的二十多年。

光——光彩一瞬的真爱

男女主人公这段爱情的短暂性在他们相处的第一天就通过不同的“光”暗示了出来。弗朗西丝卡在做晚餐时,“西天升起了云彩,把太阳分成射向四方的几道霞光,罗伯特从洗涤池的窗户望出去说:‘这是神光。’”“神光”来自《创世纪》,是明亮、美丽的象征。《桥》中借用“神光”点出他们的爱是基督“真光”(《约翰福音》1:9)的赐予、是光彩耀人的。“创世给混沌的黑暗世界透进光”^[14],光被创造时是作为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物,因此光彩过后必是象征孤独感的黑暗。接下来吃晚饭他们来到草场上散步时,罗伯特指着上面说,“太阳落山之后总是有一段时候天空出现真正美好的光和色,只有几分钟”,这暗示出这对天造地设的恋人“在神力的召唤下”走到了一起,但浪漫光彩只是一瞬

间。

桥——情爱住处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在启示意义上可以等同为一座建筑或一个庙宇”^①,罗斯曼桥在整个故事中就是情爱家园耶路撒冷的象征。“由于《桥》整个情爱故事就是围绕‘桥’——罗斯曼桥展开的,这‘桥’就不会是作者信手拈来之作,因为他考究每一个字,不会不对书名用一番心思”^②,”Roseman”由 rose 加 man 构成,rose 意为玫瑰,man 为男人。“在西方传统用作原型的花儿里面,玫瑰历来有优先的地位”^③,顾名思义,两人在这样的一座桥下,能不遭遇玫瑰般浪漫的爱情吗?两人二十二年前在这里得到了一生情爱的定格,死后骨灰也撒于此,灵魂永驻情爱家园。

威尔弗雷得曾指出:“没有一部文学经典作品是由于它‘巧妙’,或写的不错而流芳百世的。它必须有几分普遍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可能含有原型的成分。”^④《桥》正是通过再现建立在《圣经》原型基础上的爱的主题,而触及到了人类的内心深处,引起了广大读者心灵的共鸣,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桥》这个浪漫爱情故事道出了人们生活中的真谛:我们要爱,也要责任。最终男女主人公对爱情与道德这一对矛盾的处理是当代人所希冀和渴望的,他们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下维护传统,符合当代人对“家庭”的传统观念。而故事结尾也以女主人公的两位儿女受到感动重视家庭为结束,这些都是正统的道德观念之体现。

参考文献:

- [1] 梁工.基督教文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1.
- [2] 王秀盈.《廊桥遗梦》英文原著赏析[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 [3] 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4] Kelley Griffith. Writing Essays About Literature[M]. Texas: Harcourt, 1986.
- [5] [加]诺思洛普·弗莱著,郝振益等译.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6] [加]诺思洛普·弗莱著,吴持哲译.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7] [加]诺思洛普·弗莱著,陈慧等译.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 [8] [美]威尔弗雷得·L·古尔灵等著,姚锦青等译.文学批评方法手册[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一个推销员的美国梦

□石家庄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 路荣芬 李国英

摘要:《推销员之死》描述了推销员威利·洛曼生命最后二十四小时里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向我们揭示了美国梦的真谛。本文则从威利充满信心、忧郁彷徨、再到恐惧绝望的心理过程入手,探讨威利作为一个被现代生活挤压至精神崩溃的小人物的典型心理特征。

关键词:美国梦;彷徨;绝望;普通人

美国著名作家阿瑟·米勒以《推销员之死》而蜚声国际剧坛,该剧发表于一九四九年,曾连续上演七百四十二场,获“纽约剧评家”奖和“普利策”奖,被认为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今天读

来,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威利·洛曼是个普通的推销员,有妻子和两个儿子。他日夜奔波,推销产品,为的是养家糊口。可是到了晚年,他被取消了工资,仅靠佣金生活,请求老板给换个工作,反被老板解雇,最后在绝望中自杀身亡。正如他的名字洛曼(Lowman)暗示的那样,他是美国中下层社会的一员代表。威利代表着美国人的大多数,是美国的“每个人”。他认为只要自己勤劳苦干,拼命奋斗,就能获得成功。可见美国梦这种观念已经积淀在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层次上,支配着美国人的行为和生活。

充满梦想 剧目一开始,舞台说明和场景显示了一种梦的幻景。威利就生活在梦中,他念念不忘戴维·辛格曼的故事。他生活的目标就是生像老推销员辛格曼那样,足不出户,只须摇摇电话,就能“生意兴隆通四海”,死也要像辛格曼那样,有成千上万个推销员和买主来参加盛大的葬礼。同时,威利对他哥哥本的拓疆精神和个人奋斗的回忆更使自己陷入了梦魔深处。威利一生都后悔没有接受本的邀请——邀请他到阿拉斯加去替本管理森林。尽管威利不可能走上本的道路——如果选了,他也许会败得更惨,因为他完全没有本那样超人的敏捷与强悍。其实本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要冷酷无情,不择手段,按森林法则办事:“与生人打斗时决不要讲什么公平合理,伙计,那样永远也走不出森林的。”可威利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辛格曼和本都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未开垦的边疆,唾手可得的财富早已无影无踪。

犹豫彷徨 事实上,阿瑟·米勒原本给《推销员之死》一剧取名为《头脑深处》,也就是因为主人公的头脑中充满了矛盾、自我扭曲与异化。威利矛盾的心情可通过威利父子与查理父子、过去与现在、自然与社会这几组对比来体现。

为了与洛曼父子对比,作者塑造了查理和伯纳德父子。这两家原来都差不多,而现在当威利成了一个被剥去果肉的桔子皮(这是他在被小华格纳解雇时发出的绝望抗议),他企图在他儿子比夫身上验证他的哲学。他认为儿子英俊潇洒,具有取得事业成功的“吸引人的魅力”。而儿子比夫一如父亲,漂泊多年后,事业上还是无所成就。而现在查理却成了一家商号的老板,伯纳德更是出人头地,当上了有名的律师。威利怎么也不明白自己何以陷入眼前这般困境,以至于自己平时一直耿耿于怀的查理竟出于怜悯要给他提供一份月薪五十美元的工作,而这正暗示着威利的人生失败。

《推销员之死》一剧不仅把主人公生命最后二十四小时在“成功之梦”中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的场面展示出来,而且借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对主人公从追求成功开始到走向坟墓的归宿这一悲惨的历程进行广角镜式的表现。过去,人与人之间还讲那么一点“情义”,他也曾有过的只吆喝一声“威利·洛曼来了”,人们就知道是谁,就能把商品推销出去的时候。如今,他是一头再也驾不动的老马,被老板、社会遗弃了。连他要“像推销员那样堂堂正正地死”的愿望也没得到满足,参加葬礼的人寥寥无几,与辛格曼之死的隆重形成鲜明的对照。过去威利背叛家庭与现在他在酒吧里遭到与妓女胡混的儿子的遗弃,在舞台上揉为一体,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对照。而比夫现在的漂泊无着则不仅根源于父亲早期的教育,更因为父亲早期的不忠行为打碎了他心目中父亲的偶像,也打碎了与父亲的偶像连在一起的“成功之梦”,导致梦的提前幻灭。

与过去与现在的对立刚好重叠的是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结构。全剧幕启时,长笛如泣如诉地描绘着“青草、树丛和广阔的地平线”,在绿色的音乐声中出现的却是高楼大厦的阴影笼罩和压抑下的威利家的小屋,音乐和画面极不协调,把自然与社会对立的主题宣泄出来。过去,威利家四周视野开阔,阳光充足,空气新鲜,门口耸立着两棵挺拔的榆树,房子周围长满了青草,院子里还种满了碧绿的蔬菜。如今,他们被禁锢在层层高楼的包围之中,“整个邻里都呼吸不到一丝新鲜空气”,榆树被伐,青草枯萎,蔬菜